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一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一百一

高崇文子承簡 伊慎 朱忠亮

劉昌裔 范希朝 王鍔子稷 閻巨源

孟元陽 趙昌

高崇文其先渤海人崇文生幽州朴厚寡言少從平盧

軍貞元中隨韓全義鎮長武城治軍有聲五年夏吐蕃
三萬寇寧州崇文率甲士三千救之戰于佛堂原大破
之死者過半韓全義入覲崇文掌行營節度留務遷兼
御史中丞十四年為長武城使積粟練兵軍聲大振永
貞元年冬劉闢阻兵朝議討伐宰臣杜黄裳以為獨任
崇文可以成功元和元年春拜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
大夫充左神策行營節度使兼統左右神策奉天麟游
諸鎮兵以討闢時宿將專征者甚衆人人自謂當選及

詔出大驚崇文在長武城練卒五千常若寇至及是中使至長武卯時宣命而辰時出師五千器用無闕者軍至興元軍中有折逆旅之匕箸斬之以徇西從閬中入遂却劍門之師解梓潼之圍賊將邢泚遁歸屯軍梓州因拜崇文為東川節度使先是劉闢攻陷東川擒節度使李康及崇文克梓州乃歸康求雪己罪崇文以康敗軍失守遂斬之成都北一百五十里有鹿頭山扼兩川之要闢築城以守又連八柵張犄角之勢以拒王師是

日破賊二萬于鹿頭城下大雨如注不克登乃止明日又破于萬勝堆堆在鹿頭之東使驍将高霞寓親鼓士扳緣而上矢石如雨又命敢死士連登奪其堆燒其栅栅中之賊殲焉遂據堆下瞰鹿頭城城中人物可數凡八大戰皆大捷賊揺心矣八月阿跌光顔與崇文約到行營愆一日懼誅乃深入以自贖故軍於鹿頭西大河之口以斷賊粮道賊大駭是日賊綿江栅将李文悦以三千人歸順尋而鹿頭将仇良輔舉城降者衆二萬闢

之男方叔子壻蘇强先監良輔軍是日械繫送京師降卒投戈面縛者彌十數里遂長驅而直指成都德陽等縣城皆鎮以重兵莫不望旗率服師無留行闢大懼以親兵及逆黨盧文若齎重寶西走吐蕃吐蕃素受其賂且將啓之崇文遣高霞寓酈定進倍道追之至羊灌田及焉闢自投岷江擒於湧湍之中西蜀平乃檻闢送京師伏法文若赴水死王師入成都介士屯于大逵軍令嚴肅珍寶山積市井不移無秋毫之犯先是賊將邢泚

以兵二萬為鹿頭之援既降又貳斬之以徇衣冠陷逆
者皆匍匐衙門請命崇文條奏全活之制授崇文檢校
司空兼成都尹充劒南西川節度管內支度營田觀察
處置統押近界諸蠻西山八國雲南安撫等使改封南
平郡王食實封三百戸詔刻石紀功于鹿頭山下崇文
不通文字厭大府案牘諮禀之繁且以優富之地無所
陳力乞居塞上以扞邉戍懇疏累上二年冬制加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邠州刺史邠寧慶三州節度觀察等使

仍充京西都統恃其功而侈心大作帑藏之富百工之
巧舉而自隨蜀都一罄以不習朝儀憚於入覲優詔令
便道之鎮居三年大修戎備元和四年卒年六十四廢
朝三日贈司徒諡曰威武配享憲宗廟庭子承簡少為
忠武軍部將後入神策軍以父征劉闢拜嘉王傅裴度
征淮蔡奏承簡以本官兼御史中丞為其軍都押衙淮
西平詔以郾城上蔡遂平三縣為溵州治郾城用承簡
為刺史尋轉邢州刺史值觀察使責時賦急承簡代數

百戶出其祖遷宋州刺史屬汴州逐其帥以部將李㝏行帥事㝏遣其將責宋官私財物承簡執而囚之自是汴使來者輒縶之一日并出斬于軍門之外威震郡中及㝏兵大至宋州凡三城已陷南一城承簡保北兩城以拒凡十餘戰會徐州救兵至㝏為汴將李質執之傳送京師兵圍宋者即遁去授承簡檢校左散騎常侍充海沂密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俄遷檢校工部尚書義成軍節度鄭滑頴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就加檢校尚

書右僕射入拜右金吾衛大將軍充右街使復出為邠寧慶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先是羌虜多以秋月犯西邊承簡請軍寧州以備之因疾上言乞入覲即隨表詣闕太和元年八月行至永壽縣傳舍卒贈司空崇文孫駢歷位崇顯終淮南節度使自有傳

伊慎兖州人善騎射始為果毅喪母將營合祔不識其父之墓晝夜號哭未浹日夢寐有指導焉遂發壠果得舊記驗大歷八年江西節度使路嗣恭討嶺南哥舒晃

之亂以慎為先鋒直逼賊壘疾戰破之斬首三千級由是復始興之地未幾與諸將追斬晃於泔溪函首獻于闕下嗣恭表慎功授連州長史知當州團練副使三遷江州別駕討梁崇義之歲慎以江西牙將統李希烈摧鋒陷敵功又居多江漢既平希烈愛慎之材數遺善馬意欲縻之慎以計遁歸命本道明年希烈果反嗣曹王臯始至鍾陵大集將吏得慎而壯之大集兵將繕理舟師希烈懼慎為曹王所任遺慎七屬之甲詐為慎書行

間焉上遣中使即軍以詰之曹王乃抗疏論雪上章未報會賊兵浉江來寇曹王乃召慎勉之令戰大破三千餘衆朝廷始信其不貳累破蔡山柵取蘄州降其將李良又攻黃梅縣殺賊將韓霜露斬首千餘級優詔褒異授試太子詹事封南充郡王又兼御史中丞蘄州刺史充節度都知兵馬使建中末車駕在梁洋鹽鐵使包佶以金幣泝江將進獻次于蘄口時賊已屠汴州遣驍將杜少誠將步騎萬餘來寇黃梅以絶江道慎兵七千遇

於永安戍慎列樹三柵相去數里偃旗卧鼓於中柵聲鼓三柵悉兵以擊賊軍大亂少誠脫身以免斬級不可勝數江路遂通又破茍蕎柵進兵圍安州賊阻溳水攻之不能下希烈遣其甥劉戒虛將騎八千来援慎分兵迎擊戰于應山擒戒虛縛示城下遂開門請罪以功拜安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仍賜實封一百户希烈又遣將援隋州慎擊之於厲鄉走康叔夜斬首五千級希烈死李惠登為賊守隋州慎飛書招諭惠登遂以城降因密

奏惠登可用詔授隋州刺史貞元十五年以愼爲安黃等州節度管內支度營田觀察等使十六年吳少誠阻命詔以本道步騎五千兼統荆南湖南江西三道兵當其一面於申州城南前後破賊數千以例加檢校刑部尚書二十一年於安黃置奉義軍額以爲奉義軍節度使檢校右僕射憲宗即位入朝拜右僕射元和二年轉檢校左僕射兼右金吾衛大將軍以賂第五從直求鎮河中爲從直所奏貶右衛將軍數月復爲檢校尚書右

僕射兼右衛上將軍元和六年卒年六十八贈太子太保

朱忠亮本名士明汴州浚儀人初事薛嵩為將大歷中詔鎮普潤縣掌屯田朱泚之亂以麾下四十騎奔奉天德宗嘉之封東陽郡王為奉天定難功臣及大駕南幸為虜騎所獲繫于長安賊平李晟釋之薦於渾瑊署定平鎮都虞候鎮使李朝寀卒遂代之憲宗即位加御史大夫築臨涇城有勞特加檢校工部尚書涇原四鎮節

度使仍賜名涇土舊俗多賣子忠亮以俸錢贖而還其
親者約二百人元和八年卒贈右僕射
劉昌裔太原陽曲人少遊三蜀楊琳之亂昌裔說其歸
順及琳授洺州刺史以昌裔爲從事琳死乃去曲環將
幽隴兵收濮州也辟爲判官詔授監察御史累加至檢
校兵部尚書賜紫兼中丞充營田副使貞元十五年環
鎮許州卒詔上官涚知節度留後吳少誠攻許州涚領
事欲棄城走昌裔追止之曰留後既受詔宜以死守城

況城中士馬足以破賊但堅壁不戰不過五七日賊勢必衰我以全制之可也況然之賊日夕攻急堞壞不得修昌裔令造戰棚木柵以待募壯士破營得突將千人鑿城分出大破之因立戰棚木柵於城上城以故不陷兵馬使安國寧與況不善謀反以城降賊事洩昌裔密計斬之即召其麾下千餘人食之賞縑二匹伏兵諸要巷令持縑者悉斬之無一人得脫十六年以全陳許功以況為節度使昌裔為陳州刺史韓全義之敗溵水也

與諸道兵皆走保陳州求舍昌裔登城謂曰天子命公討蔡州今來陳州義不敢納請舍城外而從千騎入全義營持牛酒勞軍全義不自意驚喜歎服十八年改充陳許行軍司馬明年涗卒詔昌裔為許州刺史充陳許節度使再加檢校右僕射元和八年五月許州大水壞廬舍漂溺居人六月徵昌裔加檢校左僕射兼左龍武統軍初昌裔以老疾而軍府無政因其水敗軍府上乃促令韓皐代之昌裔赴召至長樂驛聞有是命乃上言

風眩請歸私第許之其年卒贈潞州大都督
范希朝字致君河中虞鄉人建中年爲邠寧虞候戎政
修舉事節度使韓遊瓌及德宗幸奉天希朝戰守有功
累加兼中丞爲寧州刺史遊瓌入覲自奉天歸邠州以
希朝素整肅有聲畏其逼已求其過將殺之希朝懼奔
鳳翔德宗聞之趣召至京師寘於左神策軍中遊瓌歿
邠州諸將列名上請希朝爲節度德宗許之希朝讓於
張獻甫曰臣始偪而來終代其任非所以防覬覦安反

側也詔嘉之以獻甫統邠寧數日除希朝振武節度使就加檢校禮部尚書振武有党項室韋交居川阜凌犯爲盜日入慝作謂之刮城門居人懼駭鮮有寧日希朝周知要害置堡栅斥候嚴密人遂獲安異蕃雖鼠竊狗盜必殺無赦戎虜甚憚之曰有張光晟苦我久矣今聞是乃更姓名而来其見畏如此蕃落之俗有長帥至必効奇駝名馬雖廉者猶曰當從俗以致其歡希朝一無所受積十四年皆保塞而不爲横單于城中舊少樹希

朝於他處市柳子命軍人種之俄遂成林居人賴之貞
元末累表請修朝覲時節將不以他故自述職者惟希
朝一人德宗大悅既至拜檢校右僕射兼右金吾大將
軍順宗時王叔文黨用事將授韓泰以兵柄利希朝老
疾易制乃命為左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節度使鎮奉
天而以泰為副欲因代之叔文敗而罷憲宗即位復以
檢校僕射為右金吾出拜檢校司空充朔方靈鹽節度
使突厥別部有沙陀者北方推其勇勁希朝誘致之自

甘州舉族来歸衆且萬人其後以之討賊所至有功遷
河東節度使率師討鎮州無功既耄且疾事不理除左
龍武統軍以太子太保致仕元和九年卒贈太子太師
希朝近代號爲名將人多比之趙充國及張茂昭擊王
承宗幾覆希朝翫寇不前物議罪之
王鍔字昆吾自言太原人本湖南團練營將初楊炎貶
道州司馬鍔候炎於路炎與言異之後嗣曹王皐爲團
練使擢任鍔頗便之使招邵州武岡叛將王國良有功

表為邵州刺史及臯改江西節度使李希烈南侵臯請鍔以勁兵三千鎮尋陽後臯自以全軍臨九江既襲得蘄州盡以衆渡乃表鍔為江州刺史兼中丞充都虞候因以鍔從小心習事善探得軍府情狀至於言語動静巨細畢以白臯臯亦推心委之雖家䜩妻女之會鍔或在焉鍔感臯之知事無所避後臯攻安州使伊愼盛兵圍之賊懼臯使至城中以約降臯使鍔懸而入既成約殺不從者以出明日城開臯以其衆入伊愼以賊恟懼

由其圍也不下鍔鍔稱疾避之及臯為荆南節度使表鍔為江陵少尹兼中丞欲列於賔倅馬彞裴泰鄙鍔請去乃復以為都虞候明年從臯至京師臯稱鍔於徳宗曰鍔雖文用小不足他皆可以試驗遂拜鴻臚少卿尋除容管經畧使凡八年谿洞安之遷廣州刺史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廣人與夷人雜處地征薄而叢求於川市鍔能計居人之業而権其利所得與兩稅相埒鍔以兩稅錢上供時進及供奉外餘皆自入西南大海中諸

國舶至則盡没其利由是鍔家財富於公藏日發十餘艇重以犀象珠貝稱商貨而出諸境周以歲時循環不絶凡八年京師權門多富鍔之財拜刑部尚書時淮南節度使杜佑屢請代乃以鍔檢校兵部尚書充淮南副節度使鍔始見佑以趨拜悦佑退坐司馬廳事數日詔杜佑以鍔代之鍔明習簿領善小數以持下吏或有姦鍔畢究之嘗聽理有遺匿名書於前者左右取以授鍔鍔内之鞾中鞾中先有他書以雜之及吏退鍔探取他

書焚之人信其以所匿名者焚也既歸省所告者異日乃以他微事連其所告者固窮按驗之以譎衆下吏以為神明鍔長於部領程作有法軍州所用竹木其餘碎屑無所棄皆復為用掾曹蘆壞吏以新蘆易之鍔察知以故者付船坊以替箬其他率如此每有饗宴輒録其餘以備後用或云賣之收利皆自歸故鍔錢流行天下在鎮四年累至司空元和二年来朝真拜左僕射未幾除檢校司徒河中節度居三年兼太子太傅移鎮太原

時方討鎮州鍔輯綏訓練軍府稱理鍔受符節居方面凡二十餘年九年加同平章事十年卒年七十六贈太尉鍔將卒約束後事甚明如知其死日鍔附太原王翃為從子以婚閥自炫翃子弟多附鍔以致名宦又嘗讀春秋左氏傳自稱儒者人皆笑之子稷歷官鴻臚少卿鍔在藩鎮稷嘗留京師以家財奉權要視官高下以進賂不待白其父而行之廣治第宅嘗奏請藉坊以益之作複垣洞穴實金錢於其中貴官清品溺其賞宴而遊

不憚清議及父卒為奴所告稷換鍔遺表隱没所進錢物上令鞫其奴于内仗又發中使就東都驗責其家財宰臣裴度苦諫於是罷其使而殺奴稷長慶二年為德州刺史廣齎金寶僕妾以行節度使李全畧利其貨而圖之故致本州軍亂殺稷其室女為全畧所虜以妓媵處之稷子叔泰開成四年滄州節度使劉約上言王稷為李全畧所殺家無遺類稷男叔泰時年五歲郡人宋忠獻匿之獲免乃收養之今已成長臣奬其義忠獻已

補職叔泰津送以聞文宗詔曰王鍔累朝宣力王稷一
旦捐軀須録孤遺微申憫念王叔泰委吏部與九品官
令奉祭
閻巨源貞元十九年以勝州刺史攝振武行軍司馬屬
希朝入覲遂代為節度以材力進無他智能初不知書
而好文其言輒乖誤時人多摭其談説以為戲然以寛
厚為將卒所懐後為邠寧節度使檢校左僕射元和九
年卒

孟元陽起於陳許軍中理戎整肅勤事善部署曲環之為節度元陽已為大將環使董作西華屯元陽盛夏芒屩立稻田中須役者退而後就舍故其田歲無不稔軍中足食環卒吳少誠寇許州元陽城守外無救兵攻圍甚急而終不能傅其城賊乃罷兵韓全義五樓之敗諸軍多私歸元陽及神策都將蘇元策宣州都將王幹各率部留軍溵水破賊二千餘人兵罷加御史大夫元和初拜河陽節度檢校尚書五年拜右僕射昭義節度入

爲右羽林統軍封趙國公俄拜左金吾大將軍復除統軍元和九年卒贈揚州大都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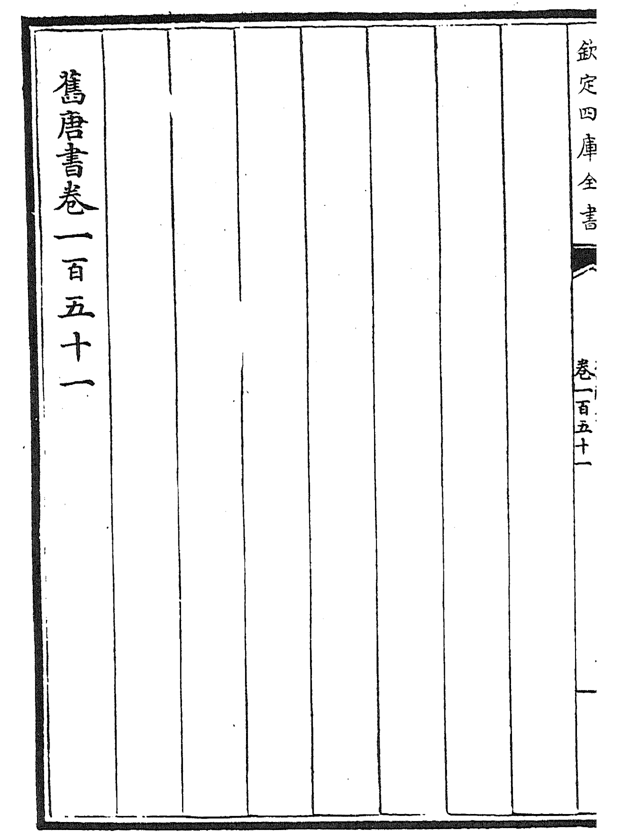
趙昌字洪祚天水人祖不器父居貞皆有名於時李承昭爲昭義節度辟昌在幕府貞元七年爲虔州刺史屬安南都護爲夷獠所逐拜安南都護夷人率化十年因屋壞傷脛懇疏乞還以檢校兵部郎中裴泰代之入拜國子祭酒及泰爲首領所逐德宗詔昌問狀昌時年七十二而精健如少年者德宗奇之復命爲都護南人相

賀憲宗即位加檢校工部尚書尋轉戸部尚書充嶺南節度元和三年遷鎮荆南徵為太子賓客及得見拜工部尚書兼大理卿歲餘讓卿守本官六年除華州刺史辭於麟德殿時年八十餘趨拜輕捷召對詳明上退而歎異宣宰臣密訪其頤養之道以奏焉在郡三年入為太子少保九年卒年八十五贈揚州大都督謚曰成

史臣曰高崇文以律貞師勤於軍政戎麾指蜀遽立奇功可謂近朝之良將也伊慎朱忠亮劉昌裔范希朝閻

臣源孟元陽趙昌等各立功立事亦一時之名臣王鍔明可照姦忠能奉主此乃垂名於後也至若竹頭木屑曾無棄遺作事有程儉而足用則又士君子之為也如賤收貴出務積珠金唯利是求多財為累則與夫清白遺子孫者遠矣凡百在位得不鑑之

賛曰崇文之功顯於西蜀伊慎之忠見平南服朱劉范閻各有其目元陽趙昌不無遺躅惟彼太原戰勲可録累在多財子孫不禄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一

謹案卷一百五十第三頁前四行又以哥舒曜聲近刊本曜訛翰據上文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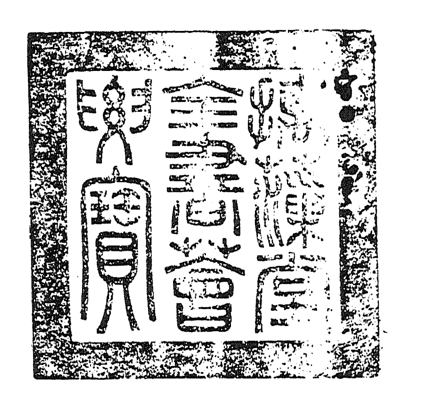
第八頁前八行是時所司度人用籠花案度人二字疑有訛

第九頁前五行王昭儀生郯王經案新書作張昭訓生經疑新書別有據

卷一百五十一第三頁後三行支度營田刊本支度訛度支據本書職官志改

第七頁前六行入朝拜右僕射刊本脱朝字今增

第十三頁後一行鍔輯綏訓練刊本輯訛緝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蔣維塈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二三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六十八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二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一百二

馬璘 郝廷玉 王栖曜子茂元

劉昌子士涇 李景畧 張萬福

高固 郝玼 段佐

史敬奉野詩良輔附

馬璘扶風人也祖正會右威衛將軍父晟右司禦率府兵曹叅軍璘少孤落拓不事生業年二十餘讀馬援傳至大丈夫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而歸慨然歎曰豈使吾祖勲業墜于地乎開元末杖劒從戎自効於安西以前後奇功累遷至左金吾衛將軍同正至德初王室多難璘統甲士三千自二庭赴于鳳翔肅宗奇之委以東討殄寇陜郊破賊河陽皆立殊効嘗從李光弼攻賊洛陽史朝義自領精卒拒王師于北邙營壘如山旌甲

燿曰諸將愕貽不敢動璘獨率所部橫戈而出入賊陣者數四賊因披靡潰去副元帥李光弼壯之曰吾用兵三十年未見以少擊衆有雄捷如馬將軍者遷試太常卿明年蕃賊寇邊詔璘赴援河西廣德初僕固懷恩不順誘吐蕃入寇代宗避狄陝州璘即日自河右轉鬬戎虜間至于鳳翔時蕃軍雲合鳳翔節度使孫志直方閉城自守璘乃持滿外向突入懸門不解甲背城出戰吐蕃奔潰璘以勁騎追擊俘斬數千計血流于野由是雄

名益振代宗還宫召見慰勞之授兼御史中丞永泰初拜四鎮行營節度兼南道和蕃使委之禁旅俾清殘寇俄遷四鎮北庭行營節度及邠寧節度使兼御史大夫旋加檢校工部尚書以犬戎浸驕歲犯邊境涇州最鄰戎虜乃詔璘移鎮涇州兼權知鳳翔隴右節度副使涇原節度涇州刺史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如故復以鄭滑二州隷之璘詞氣慷慨以破虜為己任既至涇州分建營堡繕完戰守之具頻破吐蕃以其生口俘馘來獻

前後破吐蕃約三萬餘衆在涇州令寛而肅人皆樂為之用鎮守凡八年雖無拓境之功而城堡獲全虜不敢犯加檢校右僕射上甚重之遷檢校左僕射知省事詔宰臣百寮於尚書省送上進封扶風郡王璘雖生於士族少無學術忠而能勇武幹絶倫艱難之中頗立忠節中興之猛將也年五十六大歴十二年卒德宗悼之廢朝贈司徒璘久將邊軍屬西蕃寇擾國家倚為屏翰前後賜與無算積聚家財不知紀極在京師治第舍尤為

宏侈天寶中貴戚勲家已務奢靡而垣屋猶存制度然衛公李靖家廟已為嬖臣楊氏馬廄矣及安史大亂之後法度隳弛内臣戎帥競務奢豪亭館第舍力窮乃止時謂木妖璘之第經始中堂費錢二十萬貫他室降等無幾及璘卒於軍子弟護喪歸京師士庶觀其中堂或假稱故吏爭往赴弔者數十百人德宗在東宫宿聞其事及踐祚條舉格令第舍不得踰制仍詔毀璘中堂及内官劉忠翼之第璘之家園進屬官司自後公卿賜宴

多於璘之山池子弟無行家財尋盡
郝廷玉者驍勇善格鬬事太尉李光弼為帳中愛將乾元中史思明再陷洛陽光弼拔東都之師保河陽時三城壁壘不完芻粮不支旬日賊將安太清等率兵數萬四面急攻光弼懼賊勢西犯河潼極力保孟津以掎其後晝夜嬰城血戰不解將士夷傷光弼召諸將訊之曰賊黨何面難抗或對曰西北隅最為勍敵乃亟召廷玉謂之曰兇渠攻西北者難奈爾為我決勝而還辭曰廷

玉所領步卒也願得騎軍五百光弼以精騎三百授之光弼法令嚴峻是日戰不利而還者不解甲斬之廷玉奮命先登流矢雨集馬傷不能軍而退光弼登堞見之駭然曰廷玉奔還吾事敗矣促令左右取廷玉首來廷玉見使者曰馬中毒箭非敗也光弼命易馬而復出騎衝賊陣馳突數四俄而賊黨大敗於河壖廷玉擒賊將徐璜玉而還繇是賊解中潬之圍信宿退去前後以戰功累授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常卿封安邊郡王從光弼鎮

徐州光弼薨代宗用爲神策將軍永泰初僕固懷恩誘
吐蕃迴紇入犯京畿分命諸將屯於要害廷玉與馬璘
率五千人屯於渭橋西窰底觀軍容使魚朝恩以廷玉
善陣欲觀其教閱廷玉乃於營内列部伍鳴鼓角而出
分而爲陣箕張翼舒乍離乍合坐作進退其衆如一朝
恩歎曰吾在兵間十餘年始見郝將軍之訓練耳治戎
若此豈有前敵耶廷玉悽然謝曰此非末校所長臨淮
王之遺法也太尉善御軍賞罰當功過每校旗之日軍

士小不如令必斬之以徇由是人皆自効而赴蹈馳突有心破膽裂者太尉覔變已來無復校旗之事此不足軍容見賞王縉為河南副元帥詔以廷玉為其都知兵馬使累授秦州刺史大歴八年卒追録舊勲贈工部尚書

王栖曜濮州濮陽人也初遊鄉學天寶末安禄山叛尚衡起義兵討之以栖曜為牙將下兗鄆諸縣軍威稍振進為衙前揔管初逆將邢超然據曹州栖曜攻之超然

乘城號令栖曜曰彼可取也一箭殞之城中氣懾遂拔
曹州及衡居節制授右威衛將軍先鋒遊弈使隨衡入
朝授試金吾衛將軍上元元年王璵為浙東節度使奏
為馬軍兵馬使廣德中草賊袁晁起亂台州連結郡縣
積衆二十萬盡有浙東之地御史中丞袁傪東討奏栖
曜與李長為偏將聯日十餘戰生擒袁晁收復郡邑十
六授常州別駕浙西都知兵馬使時江左兵荒詔內常
侍馬日新領汴滑軍五千鎮之日新貪暴賊蕭庭蘭乘

人怨訴逐之而刼其衆時栖曜遊弈近郊爲賊所脅進圍蘇州栖曜因其懈怠挺身登城率城中兵復出擊賊其衆大潰遷試金吾大將軍李靈曜叛于汴州浙西觀察使李涵俾栖曜將兵四千爲河南掎角以功加銀青光禄大夫累加至御史中丞李希烈既陷汴州乘勝東侵連陷陳留雍丘頓軍寧陵期襲宋州浙西節度使韓滉命栖曜將强弩數千夜入寧陵希烈不之知晨朝弩矢及希烈坐幄希烈驚曰此江淮弩士入矣遂不敢東

去貞元初拜左龍武大將軍旋授鄜坊丹延節度觀察使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貞元十九年卒於位子茂元茂元幼有勇畧從父征伐知名元和中為右神策將軍太和中檢校工部尚書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在安南招懐蠻落頗立政能南中多異貨茂元積聚家財鉅萬計李訓之敗中官利其財掎摭其事言茂元因王涯鄭注見用茂元懼罄家財以賂兩軍以是授忠武軍節度陳許觀察使會昌中為河陽節度使是時河北諸

軍討劉稹茂元亦以本軍屯天井賊未平而卒

劉昌字公明汴州開封人也出自行間少學騎射及安祿山反昌始從河南節度張介然授易州遂城府左果毅及史朝義遣將圍宋州昌在圍中連月不解城中食盡賊垂將陷之刺史李岑計蹙昌為之謀曰今河陽有李光弼制勝且江淮足兵此廪中有數千斤麴可以屑食計援兵不二十日當至東南隅之敵衆以為危昌請守之昌遂被鎧持盾登城陳逆順以告諭賊賊衆畏服

後十五日副元帥李光弼救軍至賊乃宵潰光弼聞其
謀召置軍中超授試左金吾衛郎將光弼卒宰臣王縉
令歸宋州爲牙門將轉太僕卿兼許州别駕李靈曜據
汴州叛刺史李僧惠將受靈曜牽制昌密遣曽神表潛
説僧惠僧惠召昌問計昌泣陳其逆順僧惠感之乃使
神表齎表詣闕請討靈曜遂翦靈曜左翼汴州平李忠
臣嫉僧惠功遂欲殺昌昌潛遁及劉玄佐爲刺史乃復
其職又轉太常卿兼華州别駕玄佐尋爲宋亳潁宣武

軍節度使昌自下軍爲左廂兵馬使李納反以師收考
城充行營諸軍馬步都虞候加檢校太子詹事兼御史
中丞明年玄佐圍濮州昌攝濮州刺史李希烈旣陷汴
州玄佐遣將高翼以精兵五千保援襄邑城陷翼赴水
死自宋及江淮人心震恐時昌以三千人守寧陵希烈
率五萬衆陣于城下昌深塹以遏地道凡四十五日不
解甲冑躬勵士卒大破希烈希烈解圍攻陳州刺史李
公廉計窮昌從劉玄佐以浙西兵合三萬人救之至陳

州西五十里與賊遇昌晨壓其陣及未成列大破之生
擒其將翟曜希烈退保蔡州自此不復侵軼詔加檢校
左散騎常侍隨玄佐收汴州加檢校工部尚書增實封
通前二百戸丁母憂起復加金吾衛大將軍贈其母梁
國夫人貞元三年玄佐朝京師上因以宣武士衆八千
委昌北出五原軍中有前却沮事昌繼斬三百人遂行
尋以本官授京西北行營節度使歲餘授涇州刺史充
四鎮北庭行營兼涇原節度支度營田等使昌躬率士

衆力耕三年軍食豐羡名聞闕下復築連雲堡受詔城平涼以扼彈箏峽口昌命徒庀事旬餘而畢又於平涼西别築胡谷堡名曰彰信平涼當四會之衝居北地之要分兵援戍遏其要衝遂以保寧邊鄙加檢校右僕射昌初至平涼劫盟之所收聚亡殁將士骸骨坎瘞之因感夢於昌有媿謝之意昌上聞德宗下詔深自尅責遣祕書少監孔述睿及中使以御饌内造衣服數百襲令昌收其骸骨分為大將三十人將士百人各具棺櫘衣

服葬於淺水原建二塚大將曰旌義塚將士曰懷忠塚詔翰林學士撰銘志祭文昌盛陳兵設幕次具牢饌祭之昌及大將皆素服臨之焚其衣服紙錢別立二石堆題以塚名諸道師徒莫不感泣昌在西邊僅十五年强本節用軍儲豐羨及嬰疾約以是日赴京求毉未發而卒年六十四廢朝一日贈司空子士涇士涇德宗朝尚主官至少列十餘年家富於財結託中貴交通權倖憲宗朝遷太府卿制下給事中韋弘景等封還制書言士

涇不合居九卿辭語激切憲宗謂弘景曰士涇父有功於國又是戚屬制書宜下弘景奉詔士涇善胡琴多遊權倖之門以此為之助時論鄙之

李景畧幽州良鄉人也大父楷固父承悅檀州刺史密雲軍使景畧以門蔭補幽府功曹大歷末寓居河中闔門讀書李懐光為朔方節度招在幕府五原有偏將張光者挾私殺妻前後不能斷光富於財貨獄吏不能劾景畧訊其實光竟伏法既而亭午有女厲被髮血身膝

行前謝而去左右有識光妻者曰光之妻也因授大理司直遷監察御史及懷光屯軍咸陽反狀始萌景畧時說懷光請復宫闕迎大駕懷光不從景畧出軍門慟哭曰誰知此軍一日陷於不義軍士相顧甚義之因退歸私家尋為靈武節度杜希全辟在幕府轉殿中侍御史兼豐州刺史西受降城使豐州北扼迴紇迴紇使來中國豐乃其通道前為刺史者多懦弱虜使至則敵禮抗坐時迴紇遺梅録將軍隨中官薛盈珍入朝景畧欲以

氣制之郊迎傳言欲先見中使梅録初未喻景畧既見
盈珍乃使謂梅録曰知可汗初沒欲申弔禮乃登高壠
位以待之梅録俯僂前哭景畧因撫之曰可汗棄代助
爾號慕虜之驕容威氣索然盡矣遂以父行呼景畧自
此迴紇使至景畧皆拜之于庭由是有威名杜希全忌
之上表誣奏貶袁州司馬希全死徵為左羽林將軍對
于延英殿奏對衎衎有大臣風采時河東李説有疾詔
以景畧為太原少尹節度行軍司馬時方鎮節度使少

徵入換代者皆死亡乃命馮行軍司馬盡簡自上意受
命之日人心以屬景畧居疑帥之地勢已難處迴紇使
梅録將軍入朝説置宴會梅録爭上下坐説不能遏景
畧叱之梅録前過豐州者也識景畧語音疾趨前拜曰
非豐州李端公耶不拜麾下久矣何其瘠也又拜遂命
之居次坐將吏賔客顧景畧悉加嚴憚説心不平厚賂
中尉竇文場將去景畧使為内應歲餘風言迴紇將南
下陰山豐州宜得其人上素知景畧在邊時事上方軫

慮文場在旁言景畧堪為邊任乃以景畧為豐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天德軍西受降城都防禦使迫塞苦寒土地鹵瘠俗貧難處景畧節用約已與士同甘苦將卒安之鑿咸應永清二渠溉田數百頃公私利焉廩儲備器械具政令肅智畧明二歲後軍聲雄冠北邊迴紇畏之天下皆惜其理未盡景畧之能貞元二十年卒於鎮年五十五贈工部尚書

張萬福魏州元城人自曾祖至其父皆明經止縣令州

佐萬福以父祖業儒皆不達不喜為書生學騎射年十七八從軍遼東有功為將而還累攝舒廬壽三州刺史舒廬壽三州都團練使州送租賦詣京師至潁州界為盜所奪萬福領輕兵馳入潁州界討之賊不意萬福至忙迫不得戰萬福悉聚而誅之盡得其所亡物并得前後所掠人妻子財物牛馬等萬計悉還其家不能自致者萬福給船乘以遣之尋真拜壽州刺史淮南節度副使為節度使崔圓所忌失刺史改鴻臚卿以節度副使

將千人鎮壽州萬福不以為恨許杲以平盧行軍司馬將卒三千人駐濠州不去有窺淮南意圓令萬福攝濠州刺史杲聞即提卒去止當塗陳莊賊陷舒州圓又以萬福為舒州刺史督淮南岸盜賊連破其黨大歷三年召赴京師代宗謂曰聞卿名久欲一識卿面且將累卿以許杲萬福拜謝因前奏曰陛下以一許杲召臣如河北諸將叛欲以屬何人代宗笑謂曰且與吾了許杲事方當大用卿以為和州刺史行營防禦使督淮南岸盜

賊至州杲懼移軍上元杲至楚州大掠節度使韋元甫命萬福追討之未至淮陰杲為其將康自勸所逐自勸擁兵繼掠循淮而東萬福倍道追而殺之免者十二三盡得其虜掠金帛婦人等皆送致其家元甫將厚賞將士萬福曰官健常虛費衣糧無所事今乃一小賴之不足過賞請用三之一代宗發詔以勞之賜衣一襲宮錦十雙久之詔以本鎮之兵千五百人防秋西京萬福詣揚州交所領兵會元甫死諸將皆願得萬福為帥監軍

使米重耀亦請萬福知節度事萬福曰某非幸人勿以此相待遂去之帶利州刺史鎮咸陽因留宿衛李正己反將斷江淮路令兵守埇橋渦口江淮進奏船千餘隻泊渦下不敢過德宗以萬福為濠州刺史召見謂曰先帝改卿名正者所以襃卿也朕以為江淮草木亦知卿威名若從先帝所改恐賊不知是卿也復賜名萬福馳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淄青兵馬倚岸睥睨不敢動諸道船繼進改泗州刺史魏州飢父子相賣餓死者

接道萬福曰魏州吾鄉里安可不救令其兄子將米百車往饟之又使人於汴口魏人自賣者給車牛贖而遣之為杜亞所忌徵拜右金吾將軍召見德宗驚曰杜亞言卿昏耄卿乃如是健耶詔圖形於凌煙閣數賜酒饌衣服并勑度支籍口畜給其費及陽城等於延英門外請對論事伏閤不去德宗大怒不可測萬福揚言曰國有直臣天下太平矣萬福年已八十見此盛事閤前徧揖城等天下益重其名貞元二十一年以左散騎常侍

致仕其年五月卒年九十萬福自始從軍至卒禄食七十餘年未嘗病一日典九郡皆有惠愛在泗州時遇德宗幸奉天李希烈反陳少遊悉令管内刺史送妻子在揚州以為質萬福獨不送謂使者曰為某白相公萬福妻老且醜不足煩相公寄意終不之遣由是為人所稱

高固高祖侶永徽中為北庭安撫使有生擒車鼻可汗之功官至安東都護事具前録固生微賤為叔父所賣展轉為渾瑊家奴號曰黄芩性敏惠有膂力善騎射好

讀左氏春秋瑊大愛之養如已子以乳母之女妻之遂以固名取左氏傳高固之名也少隨瑊從戎於朔方德宗幸奉天固猶在瑊麾下是時賊兵已突入東壅門固引甲兵亂揮長刀連斫數賊拽車塞闔一以當百賊乃退去衆咸壯之以功封渤海郡王李懷光既反德宗再幸梁漢懷光發跡邠寧至是使留後張昕取將士萬餘人以資援河中固時在軍中乃伺便突入張昕帳中斬首以徇拜檢校右散騎常侍前軍兵馬使貞元十七年

節度使楊朝晟卒軍中請固為帥德宗念固功因授檢校工部尚書順宗即位就加檢校禮部尚書憲宗朝進檢校右僕射數年受代入為統軍轉檢校左僕射兼右羽林統軍元和四年七月卒贈陜州大都督

郝玼者涇原之戍將也貞元中為臨涇鎮將勇敢無敵聲振虜庭玼以臨涇地居險要當虜要衝白其帥曰臨涇草木豐茂宜畜牧西蕃入寇每屯其地請完壘益軍以折虜之入寇前帥不從及段佐節制涇原深然其策

元和三年佐請築臨涇城朝廷從之仍以為行涼州詔玭為刺史以戍之自此西蕃入寇不過臨涇玭出自行間前無堅敵在邊三十年每戰得蕃俘必刳剔而歸其屍蕃人畏之如神贊普下令國人曰有生得郝玭者賞之以等身金蕃中兒啼者呼玭名以怖之十三年檢校左散騎常侍渭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涇原行營節度平涼鎮遏都知兵馬使封保定郡王吐蕃畏其威綱紀欲圖之朝廷慮失驍將移授慶州刺史竟終牖下

段佐者亦以勇敢知名少事汾陽王子儀為牙將從征邊朔績効居多貞元末為涇原節度使練卒保邊亦為西蕃畏憚累至檢校工部尚書右神策大將軍元和五年卒

史敬奉靈武人少事本軍為牙將元和十四年敬奉大破吐蕃於鹽州城下賜實封五十戸先是西戎頻歲犯邊敬奉白節度杜叔良請兵三千備一月粮深入蕃界叔良以二千五百人授之敬奉既行十餘日人莫知其

所向皆謂吐蕃盡殺之矣乃由他道深入突出蕃衆之後戎人驚潰敬奉率衆大破之殺戮不可勝紀驅其餘衆於蘆河獲羊馬駝牛萬數敬奉形甚短小若不能勝衣至於野外馳逐能擒奔馬自執鞍勒隨鞍躍上然後羇帶矛矢在手前無强敵甥姪及僮使僅二百人每以自隨臨入敵輒分其隊為四五隨逐水草每數日各不相知及相遇已皆有獲虜矣與鳳翔將野詩良輔涇原將郝玭各以名雄邊上吐蕃嘗謂漢使曰唐國旣與吐

蕃和好何妄語也問曰何謂曰若不妄語何因遣野詩

良輔作隴州刺史其畏憚如此

史臣曰自盜起中原河隴陷虜犬戎作梗屢犯郊畿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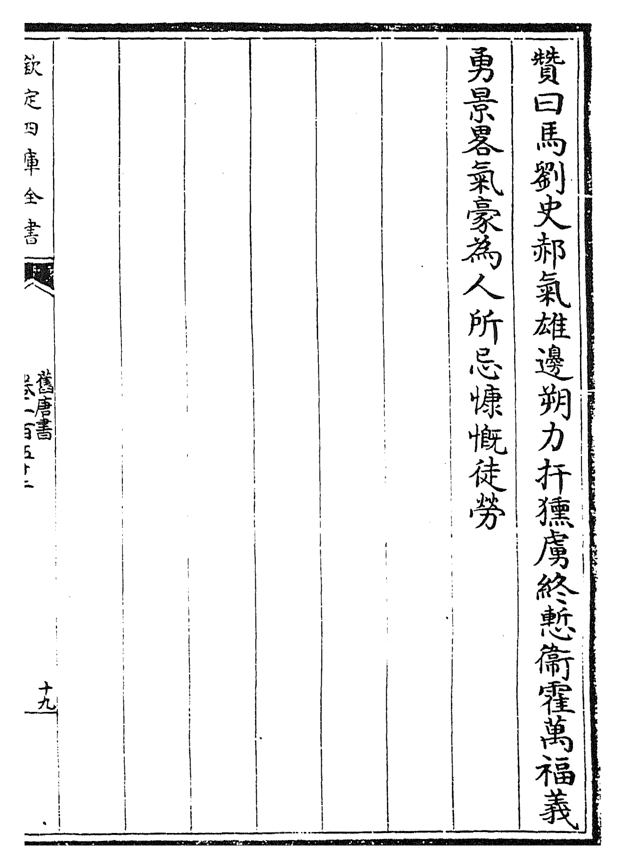
臣運策以竭精武士荷戈而不暇如璘昌之材力扼腕

奮命欲吞虜于胸中郝史驍雄斬將搴旗將申威于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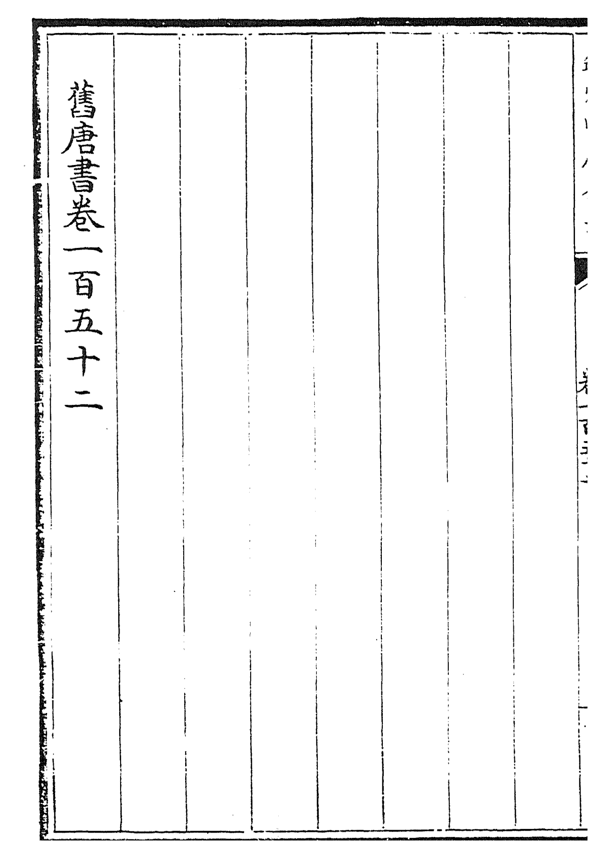
外而竟不能北踰白道西出蕭關俾十九郡生民竟淪

左衽僅能自保功何取焉雖運使時然亦將畧有所未

至棲矅萬福之節槩景畧之負氣壯哉



贊曰馬劉史郝氣雄邊朔力扞獯虜終慙衞霍萬福義勇景畧氣豪爲人所忌慷慨徒勞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二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一百三

姚南仲 劉迺子伯芻 孫寬夫 端夫 曾孫允章附 袁高

段平仲 薛存誠子廷老 廷老子保遜 保遜子昭緯 盧坦

姚南仲華州下邽人乾元初制科登第授太子校書歷高陵昭應萬年三縣尉遷右拾遺轉右補闕大歷十三

年貞懿皇后獨孤氏崩代宗悼惜不已令於近城為陵墓冀朝夕臨望於目前南仲上疏諫曰伏聞貞懿皇后今於城東章敬寺北以起陵廟臣不知有司之請乎陛下之意乎陰陽家流希旨乎臣愚以為非所宜也謹具疏陳論伏願暫留天聽而省察焉臣聞人臣宅於家君上宅於國長安城是陛下皇居也其可穿鑿興動建陵墓於其側乎此非宜一也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是以古帝前王葬后妃莫不憑丘原遠郊郭今則西

臨宮闕南迫康莊若使近而可見死而復生雖在西宮待之可也如骨肉歸土魂無不之章敬之北竟何所益示之兆庶則彰溺愛垂之萬代則累明德此非所宜二也夫帝王者居高明燭幽滯先皇所以因龍首建望春蓋為此也今若起陵目前動傷宸慮天心一傷數日不平且匹夫向隅滿堂為之不樂萬乘不樂人心其何歡乎又暇日起歌動鐘于內此地皆聞此非宜三也伏以貞懿皇后坤德合天母慈逮下陛下以切軫旒扆久俟

著龜始謚之以貞懿終待之以褻近臣竊惑焉非所以稱述后德光被下泉也今國人皆曰貞懿皇后之陵邇於城下者主上將日省而時望焉斯有損於聖德無益於貞懿將欲寵之而返辱之此非宜四也凡此數事實玷大猷天下咸知伏惟陛下熟計而取其長也陛下方將偃武靖人一誤於此其傷實多臣恐君子是非史官褒貶大明忽虧於掩蝕至德翻後於堯舜不其惜哉今指日尚遥改卜何害抑皇情之殊眷成貞懿之美號疏

奏帝甚嘉之賜緋魚袋特加五品階宣付史館與宰相常袞善袞貶官南仲坐出為海鹽縣令浙江東西道觀察使韓滉辟為推官奏授殿中侍御史内供奉充支使尋徵還歴左司兵部員外轉郎中遷御史中丞給事中同州刺史陝虢觀察使貞元十五年代李復為鄭滑節度使監軍薛盈珍恃勢奪軍政南仲數為盈珍讒毀德宗頗疑之十六年盈珍遣小使程務盈馳驛奉表誣奏南仲陰事南仲裨將曹文洽亦入奏事京師伺知盈珍

表中語文洽私懷憤怒遂晨夜兼道追務盈至長樂驛及之與同舍宿中夜殺務盈沉盈珍表於厠中乃自殺日旴驛吏闢門見血流塗地旁得文洽二緘一告于南仲一表理南仲之冤且陳首殺務盈上聞其事頗駭異之南仲慮釁深遂乞入朝德宗曰盈珍擾軍政耶南仲對曰盈珍不擾軍政臣自隳陛下法耳如盈珍輩所在有之雖羊杜復生撫百姓御三軍必不能成愷悌父母之政師律善陣之制矣上黙然久之授尚書右僕射貞

元十九年七月終于位年七十四贈太子太保謚曰貞

劉迺字永夷洛州廣平人高祖武幹武徳初拜侍中即中書侍郎林甫從祖兄子也父如璠朐山丞以迺貴贈民部郎中迺少聰穎志學暗記六經日數千言及長文章清雅為當時推重天寶中舉進士尋丁父艱居喪以孝聞既終制從調選曹迺常以文部選才未為盡善遂致書於知銓舍人宋昱曰虞書稱知人則哲能官人則惠巍巍唐虞舉以為難今文部既始之以掄材終之

以授位是則知人官人斯為重任昔在禹稷臯陶之衆
聖猶曰載采有九德考績以九載近代主司獨委一二
小冢宰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揖之内古今遲速
何不侔之甚哉夫判者以狹詞短韻語有定規為體亦
猶以一小冶而鼓衆金雖欲為咢為鏞不可得也故曰
判之在文至局促者夫銓者必以崇衣冠自媒耀為賢
斯又士之醜行君子所病若引文公尼父登之於銓廷
則雖圖書易象之大訓以判體挫之曾不及徐庾雖有

至德以喋喋取之曾不若嗇夫嗚呼彼干霄蔽日誠巨樹也當求尺寸之材必後於椓杙龍吟虎嘯誠希聲也若尚頰舌之感必下於蛙黽觀察之際猶不悲夫執事慮過遍策文合雅詰豈拘以瑣瑣故事曲折因循哉誠能先資以政事次徵以文學退觀其理家進察其臨節則庬鴻深沉之事亦可以窺其門戶矣其載補剡縣尉改會稽尉宣州觀察使殷日用奏為判官宣慰使李季卿又以表薦連授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轉運使劉晏

奏令巡覆江西多所蠲免改殿中侍御史檢校倉部員外民部郎中並充浙西留後佐晏徵賦頗有裨益晏甚任之大歷十二年元載既誅以迺久在職名拜司門員外郎十四年崔祐甫秉政素與迺友善會加郭子儀尚父以册禮久廢至是復行之祐甫令兩省官撰册文未稱旨召迺至閤草之立就詞義典裁祐甫歎賞久之數日擢為給事中尋遷權知兵部侍郎及楊炎盧杞為相意多醜正以故五歲不遷建中四年夏但真拜而已其

冬涇師作亂駕幸奉天迺臥疾在私第賊泚遣使以甘言誘之迺稱疾篤又令其僞宰相蔣鎮自來招誘迺託瘖疾灸灼徧身鎮再至知不可劫脅乃歎息曰鎮亦嘗忝列曹郎苟不能死以至於斯寧以自辱羶腥復欲汙穢賢哲乎歔欷而退及聞輿駕再幸梁州迺自投於牀搏膺呼天因是危惙絶食數日而卒時年六十德宗還京聞迺之忠烈追贈禮部尚書子伯芻伯芻字素芝登進士第志行修謹淮南杜佑辟為從事府罷屏居吳中

久之徵拜右補闕遷主客員外郎以過從友人飲噱為韋執誼密奏貶虔州掾曹復為考功員外郎裴垍善其應對機捷遷考功郎中集賢院學士轉給事中裴垍罷相為太子賓客未幾而卒李吉甫復入相與垍宿嫌不加贈官伯芻上疏論之贈垍太子少傅伯芻妻垍從姨也或譏於吉甫以此論奏伯芻懼亟請散地因出為虢州刺史吉甫卒裴度擢為刑部侍郎俄知吏部選事元和十年以左常侍致仕卒年六十一贈工部尚書伯芻

風姿古雅涉學善談笑而動與時適論者稍薄之子寬
夫登進士第歷諸府從事寶歷中入為監察御史嘗上
言曰近日攝祭多差王府官僚位望既輕有乖嚴敬伏
請今後攝太尉差尚書省三品以上及保傅賓詹等官
如人少即令丞郎通攝之俄轉左補闕少列陳岵進注
維摩經得濠州刺史寬夫與同列因對論之言岵因供
奉僧進經以圖郡牧敬宗怒謂宰相曰陳岵不因僧得
郡諫官安得此言須推排頭首來寬夫奏曰昨論陳岵

之時不記發言前後唯握筆草狀即是微臣今論事不當臣合當罪若尋究推排恐傷事體帝嘉其引過欣然釋之寬夫弟端夫為太常博士駁韋綬謚議知名寬夫子允章煥章允章登進士第累官至翰林學士承旨禮部侍郎咸通九年知貢舉出為鄂州觀察使檢校工部尚書後遷東都留守黄巢犯洛陽允章不能拒賊不之害坐是廢于家以疾卒

衮高字公頤㤁已之孫少慷慨慕名節登進士第累辟

使府有贊佐裨益之譽代宗登極徵入朝累官至給事中御史中丞建中二年擢為京畿觀察使以論事失旨貶韶州長史復拜為給事中貞元元年德宗復用吉州長史盧杞為饒州刺史令高草詔書高執詞頭以謁宰相盧翰劉從一曰盧杞作相三年矯詐陰賊退斥忠良朋附者咳唾立至青雲睚眦者顧眄已擠溝壑傲很明德反易天常播越鑾輿瘡痍天下皆杞之為也爰免族戮雖示貶黜尋已稍遷近地若更授大郡恐失天下之

望惟相公執奏之事尚可救翰從一不悅改命舍人草之詔出執之不下仍上奏曰盧杞為政窮極兇惡三軍將校願食其肉百辟卿士嫉之若讐遺補陳京趙需裴佶宇文炫盧景亮張薦等上疏論奏次日又上疏高又於正殿奏云陛下用盧杞獨秉鈞軸前後三年棄斥忠良附下罔上使陛下越在草莽皆杞之過且漢時三光失序雨旱不時皆宰相請罪小者免官大者刑戮杞罪合至死陛下好生惡殺赦杞萬死唯貶新州司馬旋復

遷移今除刺史是失天下之望伏惟聖意裁擇上謂曰
盧杞有不逮是朕之過復奏曰盧杞姦臣常懷詭詐非
是不逮上曰朕已有赦高曰赦乃赦其罪不宜授刺史
且赦文至優黎民今饒州大郡若命姦臣作牧是一州
蒼生獨受其弊望引常叅官顧問并擇謹厚中官令採
聽於衆若億兆之人異臣之言臣當萬死於是諫官争
論於上前上良久謂曰若與盧杞刺史太優與上佐可
乎曰可矣遂追饒州制翌日遣使宣慰高云朕思卿言

深理切當依卿所奏太子少保韋倫太府卿張獻恭等奏袁高所奏至當高是陛下一良臣望加優異貞元二年上以關輔祿山之後百姓貧乏田疇荒穢詔諸道進耕牛待諸道觀察使各選揀牛進貢委京兆府勸課民戶勘責有地無牛百姓量其地著以牛均給之其田五十畝已下人不在給限高上疏論之聖慈所憂切在貧下有田不滿五十畝者尤是貧人請量三兩家共給牛一頭以濟農事疏奏從之尋卒於官年六十中外歎惜

憲宗朝宰臣李吉甫嘗言高之忠鯁詔贈禮部尚書

段平仲字秉庸武威人隋民部尚書段達六代孫也登進士第杜佑李復相繼鎮淮南皆表平仲為掌書記復移鎮華州滑州仍為從事入朝為監察御史平仲磊落尚氣節嗜酒傲言時德宗春秋高多自聽斷由是庶務壅隔事或不理中外畏上嚴察無敢言者平仲嘗謂人曰主上聰明神武臣下畏懼不言自循默耳如平仲一得名見必當大有開悟貞元十四年京師旱詔擇御史

郎官各一人發廪賑恤平仲與考功員外陳歸當奉使
因辭得對乃入近御座粗陳本事上察平仲意有所畜
以歸在側不言及奏事畢退平仲獨不退欲有奏啓上
因兼留歸問之聲色甚厲雜以他語平仲錯愕都不得
言因誤稱其名上怒叱出之平仲蒼黄又誤趨御障後
歸下階連呼乃得出由是坐廢七年然亦因此名顯後
除屯田膳部二員外郎東都留守判官累拜右司郎中
元和初遷諫議大夫內官吐突承璀為招討使征鎮州

無功而還平仲與吕元膺抗疏論列請加黜責轉給事中自在要近朝廷有得失未嘗不論奏時人推其狷直轉尚書左丞以疾改太子左庶子卒

薛存誠字資明河東人父勝能文嘗作拔河賦詞致瀏亮為時所稱存誠進士擢第累辟使府入朝為監察御史知館驛元和初王師討劉闢郵傳多事上特令中官為館驛使存誠密表論奏以為有傷公體會諫官亦論奏上乃罷之轉殿中侍御史遷度支員外郎裴垍作相

用為起居郎轉司勲員外刑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改兵部郎中給事中瓊林庫使奏占工徒太廣存誠以為此皆姦人竄名以避征役不可許咸陽縣尉袁儋與軍鎮相競軍人無理遂肆侵誣儋反受罰二勑繼至存誠皆執之上聞甚悦命中使嘉慰之由是擢拜御史中丞僧鑒虛者自貞元中交結權倖招懷賂遺倚中人為城社吏不敢繩會于頔杜黄裳家私事發連逮鑒虛下獄存誠案鞫得姦贓數十萬獄成當大辟中外權要更

於上前保救上宣令釋放存誠不奉詔明日又令中使詣臺宣旨曰朕要此僧面詰之非赦之也存誠附中使奏曰鑒虛罪款已具陛下若召而赦之請先殺臣然後可取不然臣期不奉詔上嘉其有守從之鑒虛竟笞死洪州監軍高重昌誣奏信州刺史李位謀大逆追赴京師上令付仗内鞫問存誠一日三表請付位於御史臺及推案無狀位竟得雪未幾再授給事中數月中丞闕上思存誠前効謂宰相持憲無以易存誠遂復為御史

中丞未視事暴卒憲宗深惜之贈刑部侍郎存誠性和易於人無所不容及當官御事即確乎不拔士友以是稱重之子廷老廷老謹正有父風而性通銳寶歷中為右拾遺敬宗荒恣宮中造清思院新殿用銅鏡三千片黄白金薄十萬番廷老與同僚入閤奏事曰臣伏見近日除拜往往不由中書進擬或是宣出伏恐綱紀漸壞姦邪恣行敬宗厲聲曰更諫何事舒元褒對曰近日宮中修造太多上色變曰何處修造元褒不能對廷老進

曰臣等職是諫官凡有所聞即合論奏莫知修造之所但見運瓦木絶多即知有用乞陛下勿罪臣言帝曰所奏已知尋加史館修撰時李逢吉秉權惡廷老言太切直鄭權因鄭注得廣州節度權至鎮盡以公家珍寶赴京師以酬恩地廷老上疏請按權罪中人由是切齒又論逢吉黨人張權輿程昔範不宜居諫列逢吉大怒廷老告滿十旬逢吉乃出廷老為臨晉縣令文宗即位入為殿中侍御史大和四年以本官充翰林學士與同職

李讓夷相善廷老之入內署讓夷薦挈之廷老性放逸嗜酒不持檢操終日酣醉文宗知之不悅五年罷職守本官讓夷亦坐廷老罷職守職方員外郎廷老尋拜刑部員外郎轉郎中遷給事中開成三年卒廷老當官舉職不求虛譽偘偘於公卿之間甚有正人風望贈刑部侍郎子保遜登進士第位亦至給事中保遜子貽緯乾寧中為禮部侍郎貢舉得人文章秀麗為崔胤所惡出為磎州刺史卒

盧坦字保衡河南洛陽人其先自范陽徙焉父巒贈鄭州刺史坦嘗為義成軍判官節度使李復疾篤監軍使薛盈珍慮變遽封府庫入其麾下五百人於使牙軍中恟恟坦密言於盈珍促收之及復卒坦護喪歸東都後為壽安令時河南尹徵賦限窮而縣人訴以機織未就坦請延十日府不許坦令戶人但織而輸勿顧限也違之不過罰令俸耳既成而輸坦亦坐罰由是知名累遷至庫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會李錡反有司請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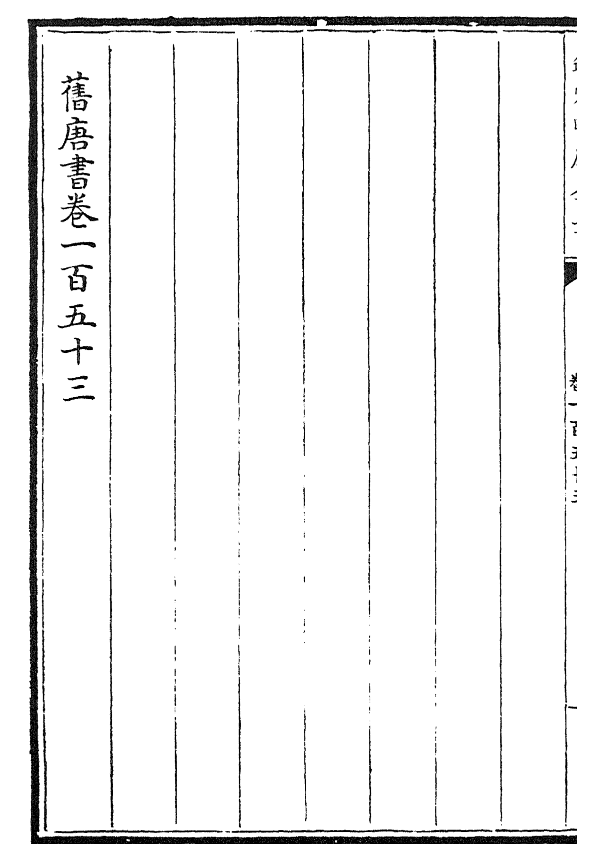
錡祖父廟墓坦常為錡從事乃上言曰淮安王神通有功於草昧且古之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錡故累五代祖乎乃不毀因賜神通墓五戸以備灑掃及武元衡為宰相以坦為中丞李元素為大夫命坦分司東都未幾歸臺裴均為僕射在班踰位坦請退之均不受坦曰姚南仲為僕射例如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南仲是守正而不交權倖者也尋罷為右庶子時人歸咎於均旬月出為宣歙池觀察使三年入為刑部侍郎鹽鐵轉運

使改戶部侍郎判度支元和八年西受降城為河徙浸毀宰相李吉甫請移兵於天德故城坦與李絳叶議以為西城張仁愿所築制匈奴上策城當磧口居虜要衝美水豐草邊防所利今河流之決不過退就二三里奈何捨萬代永安之策徇一時省費之謀況天德故城僻處确瘠其北枕山與河絕遠烽候警備不相統接虜之唐突勢無由知是無故而蹙國二百里非所利也及城使周懷義奏利害與坦議同事既不行未幾出為劍南

東川節度使在鎮累年後請收閏月軍吏糧料以助軍行營人多非之貞元十二年九月卒年六十九贈禮部尚書

史臣曰古之諍臣有死於言者其次引裾折檻不改其操亦難矣哉袁高之執盧杞存誠之戮鑒虛有古人之遺風焉平仲觸鱗之氣糾其謬歟文洽奪章以攄府憤永夷絕食不飲盜泉節義之士也南仲非葬之言盧坦西城之議量之深也如數子道為時無君子乃是厚誣

贊曰靈草指佞諫臣匡失惟袁與薛人中屈軼寛夫雀躍廷老鴻軒姚盧啓奏君子之言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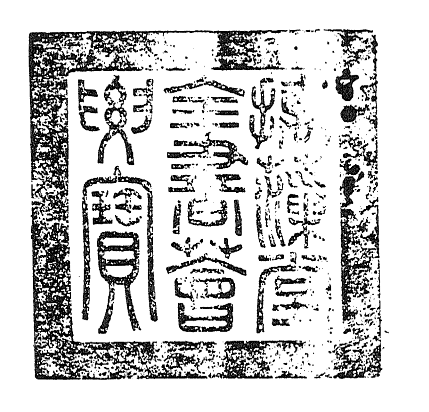
謹案卷一百五十二第四頁後六行七行廷玉擒賊將徐瓚玉而還刋本瓚下脱玉字據本書李光弼傳增

第六頁前五行盡有浙東之地刋本東訛江據新書王栖曜傳改

卷一百五十三第四頁前七行知人則哲能官人則惠案尚書則惠上有安民二字此蓋節引尚書而失其讀

第四頁前八行令文部刋本文上行夫字據新書

删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蔣維堅